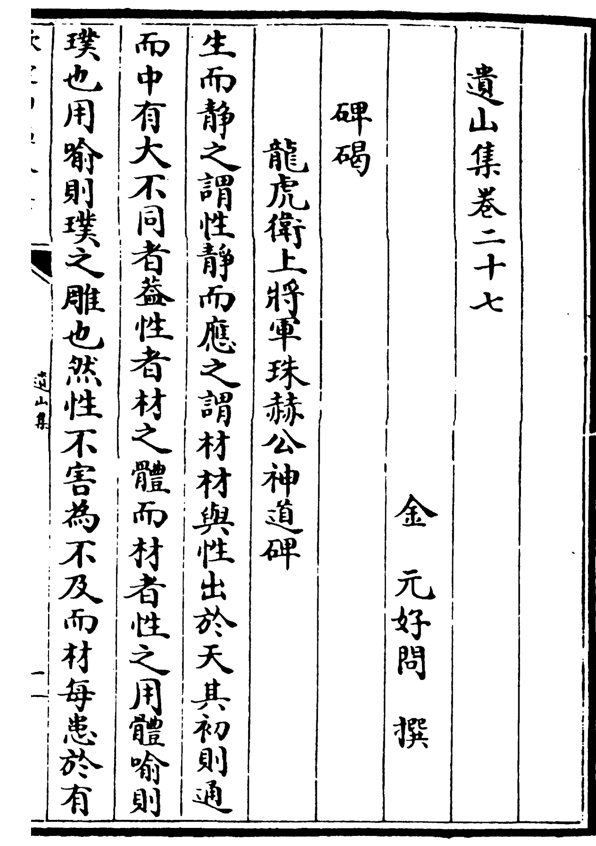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七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龍虎衛上將軍珠赫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於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葢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為不及而材每患於有

餘惟其不及故勉於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樸魯拙於變通艱於鑽鑿之為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為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為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珠赫氏世為上京人五世祖珠卜從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禄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明安五人穆琨十七人尚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

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勲貴之盛國史家牒詳焉曽大父布古德襲明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顔氏金源郡夫人大父察喇明威將軍比部詳衮官妣温騰氏金源縣君考額森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圖們氏進封太夫人公即益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即衛直點檢司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内外謟附大

奴文童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為救止者公見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爾耶直前擊之馬箠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實勒人為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官闈之長果解事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為實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不畏彊禦矣奴輩倘復恣横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問一策論老生曰世謂親衛軍舉不能官

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益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彊脅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

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為之長破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顔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彊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伎給使令互市之利僅不廢故事

而已御史上之即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丞綱軍居庸詔公為叅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公從縉山高琪軍時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絶公從僮僕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南山與都統輿格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陣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馬

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将軍賜馬十疋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樂為上言妃后車乘絲畫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葢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内出鞠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

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棄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揺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為橋西都提控是歳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暫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横槊橋上獨當之西

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傴僂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為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盻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羣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為立生祠樞密院别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

彊梗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横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扺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關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塹之役乞以農隙為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

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廵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恥以求索見汚為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為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懟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一人萌

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為寃死鬼矣公
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檄
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参知政
事把公延安帥完顔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州府不
相能兩罷之平凉行臺奏公為馬步軍都總領公自以
無罪横被廢棄鬱鬱不自聊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
無幾何偕同官遊崆峒遂有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疾
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强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

而死床簀獨是為介介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攢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瓜爾佳氏雲陽令阿哈瑪特之女前公卒再娶圖克坦氏祕書監鄂勒博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閿鄉令次彭孫冉孫俱蚤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儀幹

秀偉資稟沉毅清儉公勤為人寡言笑不妄取即事親
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曰
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邮小弱弟早失
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白玉帽
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
同甘苦至於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
吾願學焉且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
近年例無戰志殆不堪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

田間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耶婦人女子為氣所激尚能持刃而鬬況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既躭嗜書史故親授三子者學夜参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柩北歸卜塟於輝州蘇門北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為請仲坦從好問遊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為件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相

尚公家累鉅萬僮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棊槊可取諸左右而足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真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番宿更休之餘為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向化家存籯金之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失

名蹭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效之
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
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
死利禄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没世不復反以
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維強間氣維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獨止
而無並流脂膏共處而不自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
無隱之謂忠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

北山諫書乃在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
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徼巡周廬實命不同乃如之人兮
祿不計庸我銘墓石鬱孤憤兮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
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
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為一死而
中有大不相侔者葢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

之所同妖壽不貳君子之所獨令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攷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疆其視横逆之來曾虛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為權衡自量輕重知有泰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無取於海隅之伏劒漆身之志既篤不屑於瞽亢之獻圖孰先孰後

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為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論乎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實勒濟蘓行出於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葢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畧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

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嘆為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貰為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特穆爾伊克父博索美伊呼珠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堡互市所在於殖產為易君家勤儉自力耕懇畜牧所入遂為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

書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命其年伊拉齊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不言伊拉齊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君面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為感動連賜之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梁伊拉齊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

敦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為游騎所馳君與其子薩達俱為所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薩達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視而不能捄

也出騎兵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為之慟哭官吏士庶旦夕臨者三日塟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即薩達次多蘭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沒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為他日起家之地其後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己酉秋九

月晦薩達洟泗再拜以君墓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饜道之矣葢君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為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答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可銘也乃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栢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齊嗟莫酋者
才賦君則多沉潛而剛悃愊而無華曾是象胥孰從漸
摩主恩岱崧我乃負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
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彊偕妾婦而嬋娟河源九天放
為頹波砥柱中流終古不頗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即
華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漢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尚書左丞臣蹊上故禦侮中郎將

陳華善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為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華善耳乞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尚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為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李氏為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丞學之臣

之多而猥用下臣槩之古人所以為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奇格者於國姓為疎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為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彛字良佐以小字陳華善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没入北中二人者名為羣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

下歳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太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太夫人以鹿角車而凡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為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為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

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吴下阿蒙矣三年安平罷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鎮防千户葛宜翁鬬訟訴於鎮南鎮南在其凡軍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即量笞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

南妻乃以侵官訟於朝且有挾私讎之怨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為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輙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兵閫以為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横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風旨即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葢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詔

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
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
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
忿未必有至於非所得笞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
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
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為非
妄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為之謝
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犯

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為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賸兵八千衆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為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葢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奈曼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驁狠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驅羊豕而逐狐兎所

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迴谷之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為中郎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内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决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

之間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密使頗斡無持重之畧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趨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為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為剽刼之事令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為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頗斡頗斡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頗斡曰汝嘗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徳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頗斡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

論無後言也元年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處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杭受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華善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為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斫其脛不為屈脛折畫地大數語惡不可聞豁口吻至兩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北人義之有以馬湩酹之者云好男子

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銘乞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為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縣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逮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傔直之目凡歷監當久及課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榷酤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

問遂有愚賢同滯之嘆論者以為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為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舊人覿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清清慎自守不為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為遼陽人曽祖某遼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為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為業臨終敎諸子言凡人在仕籍豈有憂饑凍者事當從王貨利不得關諸心

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管勾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撿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莅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舊出分利錢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黄思忠不毫末取也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勾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為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餘上

之官使范文淵大為驚異嘆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
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
留令時旱已久公下車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
從賑貸之公出俸粟為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三
萬斛全活不可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
冬朝旨更定户籍異時郡縣通檢名為聚訟豪民猾吏
嚢槖為姦若新增若舊乏往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
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高下

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為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歸河從東北流害田為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菼荒穢之地河壖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遷授襄陵令平

陽縣十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强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優縣官而益私藏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爲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

往不加意公受檄為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為之地甃渠路歲久為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漑不能給因開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為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三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瑭興定五年擢詞賦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

権沁南軍節度使兼懐州招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曽孫女一人俱尚幼瑭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公事狀來謂某言劉内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為請某於瑭為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為之銘并敘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佚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遊御史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觀發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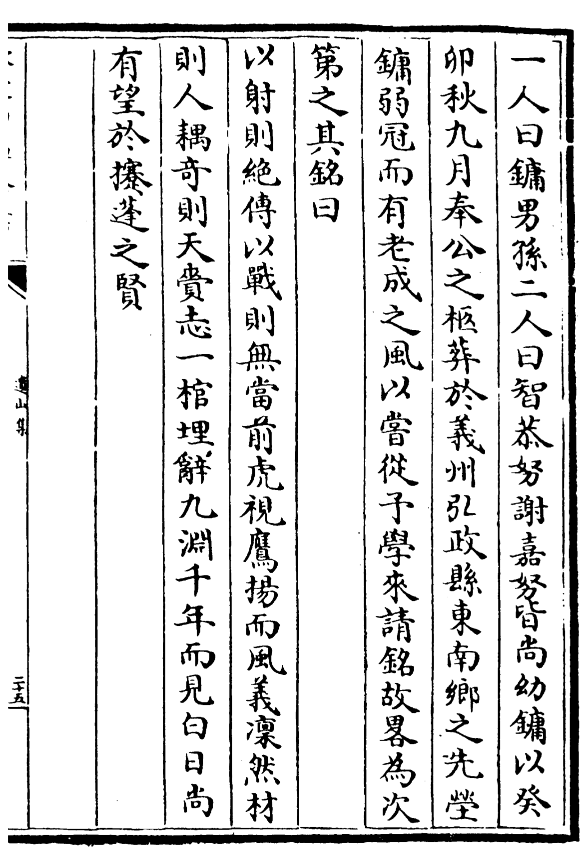
水初士不於材相彼潔汙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藹如使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維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納喇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裕嚕　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謚文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倜儻軀幹雄偉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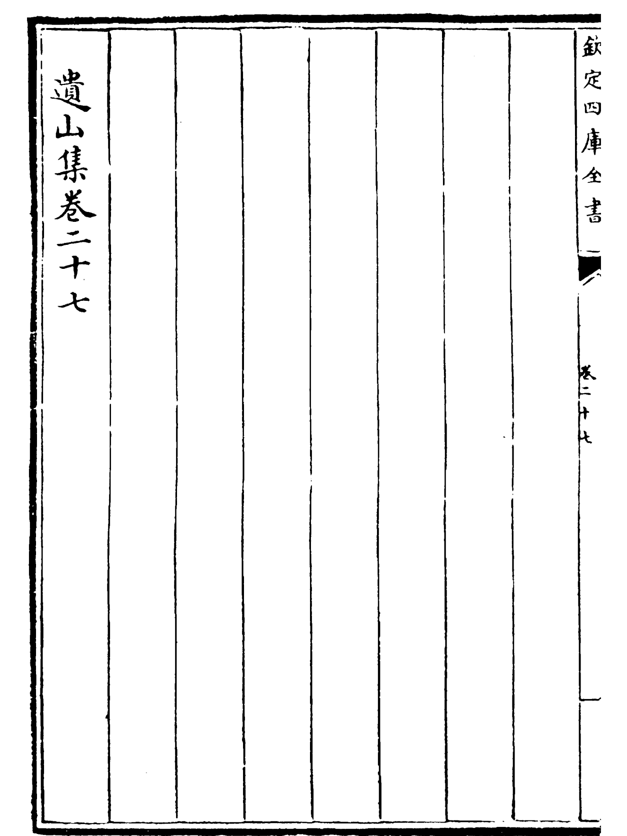
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八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三十創以功授冀州録事判官轉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軍議和事遂為所刼行及居庸關潛謀歸國奪老幼數萬入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興定中選授京兆府

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同知
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兵馬副都指揮使
召見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為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
忤權貴出為許州兵馬鈐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
公之季弟令中書令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
朔諭旨於隆德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辛和事可
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
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



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智恭努謝嘉努皆尚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予學來請銘故畧為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絶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凜然材則人耦奇則天貴志一棺埋觧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攙逢之賢


遺山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謹案卷二十六三頁後二行布埒舊作孛里海令改後倣此　十三頁後二行中格舊作衆哥令改後倣此　十五頁後七行岱齊舊作大赤令改　二十二頁前七行納喇舊作內刺裕嚕舊作聿魯令並改後倣此

卷二十七一頁前五行珠赫舊作朮虎令改後倣此　後六行珠卜舊作朮不令改　後七行明安舊作猛安令改後倣此　後八行穆琨舊作

謀克令改　二頁前二行布古德舊作布苦德令改　前三行察喇舊作查刺詳衮舊作詳穩令並改　前四行額森舊作阿散令改　前五行圖們舊作陁滿令改　後三行實勒舊作喜兒令改後做此　四頁前六行興格舊作興哥令改　七頁後四行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門圖克坦舊作徒单令並改　十一頁前四行實勒濟蘇舊作習里吉斯令改　後三行特穆爾伊

克舊作迭木兒越哥令改　後四行博索美伊
呼珠舊作把騷馬也里黜令改　十二頁前三
行伊拉齊舊作乙里只令改後倣此　後六行
薩達舊作三達令改後倣此　十三頁前四行
多蘭舊作鐸剌令改　十四頁後一行陳華善
舊作陳和尚令改後倣此　十五頁前二行奇
格舊作乞哥令改　十七頁後六行奈曼舊作
乃滿令改　十八頁後一行頗斡舊作蒲兀令

改後倣此　十九頁前三行杭愛舊作合按令

改　二十五頁前一行智恭努舊作誌公奴謝

嘉努舊作謝家奴令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八
　　　　　　九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二十八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畧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

伍為偶公輒入座共食意態自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䘏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部譯語無不閑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禀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之會實始於此其再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徐兒國額葉圖等城戰哈濟破之遂征松丹之

賽瑪爾堪布哈爾拒印度扎穆嚕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閔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户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税漕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錫之玉印金虎符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竟以為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達辰列請銀章而歸是後立行

宫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宫闈司局皆公發之
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勲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境節
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後而
言益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覇將使指帶刀宿衛從
事獨賢周廬徼廵靡國不到經涉萬里出入三朝仁信
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臼門之婚媾辨讒夫之媒蘖新
宫落成則以有功徧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
御而為家人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

顧盼重賜賚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為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葢不足道也

公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闕拜章既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為僧衆祝釐之所矣恭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羣從仁邮婣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累之舊命文士譔述銘諸麗牲之碑

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葢有

年矣曾大父雲自遼日為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璦曰玹曰瓚玹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體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貲雄其鄉委積豐實蓄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闕西鄉之土厚皆有別業與世官榮禄家同里閈出入遊觀裘馬相尚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子長敦字德厚季效字德信皆無禄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

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曽西北原而已竊甞考於陽
報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
功名富貴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諦亦奚必以憑
藉積累而為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
重侯累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
衆未甞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見若
此者衆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為
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

一耳使憑藉積累一切以訣辭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曾高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為素侠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流長槩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德沉潛褱慮愊億坐鎮衰薄含納垢汚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方隅交搆既興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既殫董為輯睦又若失意盃酒意氣妄加人以

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論列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上為動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福禄方來其深畧遠圖忠良明智上以尊王中以庇民下以為劉氏無窮之傳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金石

後裔何觀乃為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為龍門劉氏之阡劉為大家出用武國從公曾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唯幽燕之習曾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唯左右是奉而不遺閑閬風雲出入範圍㐬變龍姿躍而天飛股肱心膂成體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

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旆常勒有鼎鍾何以配之錢氏表忠哀晃巍峩奮無所陷世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沂其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遺往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曾爲忠孝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叅佐陳玠李侃俟玠自曹南走書幣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予良不敏爰自束髪以良家子隷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馮藉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考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譔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絶危急存亡

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衆僧努之幕客張子
良由間道賫奏牘至者都堂趣召問所以來公為言國
用安自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歃血誓為勤王之舉
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
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闗百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
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座勞賜殷重凡奏牘所
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
命凡繫之左曹者予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絶出占

對詳盡雖素官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
将使指還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
蹉跌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為時論所保
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滌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之公
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
仁兩君以此碑為言葢公頗知予而予亦嘗望見眉宇
於衆人之中顧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兹役使孝
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

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
自公曾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
不親細務恤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為課
重惜物命未嘗烹割行及庖湢閑家人茹葷則眈而不
顧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
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
舍至於丘壠亦為湮沒珪與長女李乘船筏百計訪求
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瀕於死者屢矣妣宋氏

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即公次曰子明子明仕爲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毋妄殺以仁愛爲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稼既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户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遷壽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

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刧州民出屯雞口州隨為李敏所
掠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
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
公與宿州帥赫舍哩阿古刧之遮老幼數萬壘壁之圍
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讐公復與宿帥衆偕努
斫全營於蘄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
疽發背死於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濕
風俗不相一感念先壠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

擁麾下數萬衆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顓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鬱為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為用武之國以太行恒山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為天地之藏海山沉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其鄉或仕於其國率多魁偉敦龎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劍俠倔起閭巷間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葢不至於

人物渺然絶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易閒雖譜諜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謡慷慨風流猶存耳公筞慮愊憶氣節豪宕其走夏冦使大梁特甦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況乎旅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為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考論今古衣冠之盤潔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既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

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葢如此其銘曰

立本柏松文石龍虵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纛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緊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穫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西周既東兵連兩河鉏耰棘矜奮而横戈矯矯維公矻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功曰多夏冦黠兇劍佩巍峩食飽而颺誕為盜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憖憤亡幾時化而蟲沙有來同盟脣齒輔車詰𨷂拜章畏途衮衮孰為田疇而

克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德遜行族完顏氏隸上京路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克酬封國於趙子希卜祿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嚕熈宗朝平章政事子錫訥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即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

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監務用課最調宻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搒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互為支黨衆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讐撥地之酷睚眦種人期

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羣不逞閧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二三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屬百方藏匿有以合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定確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帥駙馬都尉布薩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都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僑居亳

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遘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樂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英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某早卒曾孫女二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盡改本道課税所副使未幾進副為長且授以

提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

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金源陪葬

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度

葬弘政之弘山下臨淄邈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

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遣長子阿海護輀車而北

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金谷鄉之盧泉為吉定為新阡

我先府君是為北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為大乃

於省介參某人以墓碑為請葢提領君之子壻世昌予

門弟子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授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恕其閑放自棄欲强致之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亳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亳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為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女孫適某人循流溯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哻厥作祼將亦唯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洑流王諜散亡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弘多曠於烝嘗溫序思歸睠言滮滮輈車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檟有光惟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紈袴冰霜惠利所漸愛於桐鄉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奇厖對於前人祗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壽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

當我卜廬泉之原萬家其傍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弗耀大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曰元弼換遼官亢尚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廵院興陵朝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

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為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他所對如前上欲擢為朝官以避親換究平令累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任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禀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

暴既久吏民安之慛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在所陷没貴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脱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公之仁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寧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溫甫劉內翰光甫名流陳

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倘佯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三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臨一日以病終於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為太原交鈔庫使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自同州録事永寧中升陝縣令入為吏部主事員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大司農

分治戶部事令為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廕
試補戶部掾今為燕京總府叅佐顯祖未仕男孫九人
曰蒙曰履曰泰曰譙曰豫曰隨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
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適燕中王氏餘㓜在室夫人
前公三十年卒祔究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
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
問往在洛西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
見屬墓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為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為遼邊公生其間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崑崗火炎之日襁負不捐孝於親而賢友於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豊碑識公之阡是維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既破平陽取道大原分軍西六州時苛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顔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為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强弱衆寡無乃不敵乎且守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客軍皆有去心驅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為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

夾老幼走西南龍門砦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
唯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録軍功以便宜授嵐谷簿
攝録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瑁字
子玉姓郭氏世為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
汾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葢其苗裔也曾大
父晏大父興父詡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貲雄鄉
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
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

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為吏歷仕州縣久叙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陜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為尚書左三部檢法改嵩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天禀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無少厭議獄餘二十年仁

心為質所以致忠愛者無不盡在陝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宪不數語而決闔郡為之稱快寧化頻年荒歉時疫流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度百出君區處餽饟視民力為緩急上官以吏能許之華公胥和之叅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平陽首被獎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舊時以書問及焉居伊川既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老此州與焉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

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圖畫其為名流所重如此身殁之日送葬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為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為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殁於襄陽子男五人長曰蜺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掾屬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珹舉進士次曰擇善棄家為黄冠次曰仲文以君蔭補遥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蔭祗候承奉班

早卒女一人曰妙延為女官孫五人曰汝霖曰棣曰同
寅曰協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某等將以某年月日
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
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教授吴子賢涕泗
百拜以幕表為請仲文溫淳有縕藉一府之事皆所倚
辦擇善操履能正博於玄學道價重一時而竊歎郭氏
世業淳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
興而未艾也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敎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橫流湯湯身為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潞州録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占籍焉曽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洎弟評同登進士第仕為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内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永年

三子君為之長自幼以孝稱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歷監差者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二年平賦理訟有受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不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塟斬焉衰經中日誦佛書為課迄於終制言動之間鮮不如禮人以為

難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為攘敓同官亦挾輕貲而遯僕隸因以為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既無所逃責矣尚敢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録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事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絶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盖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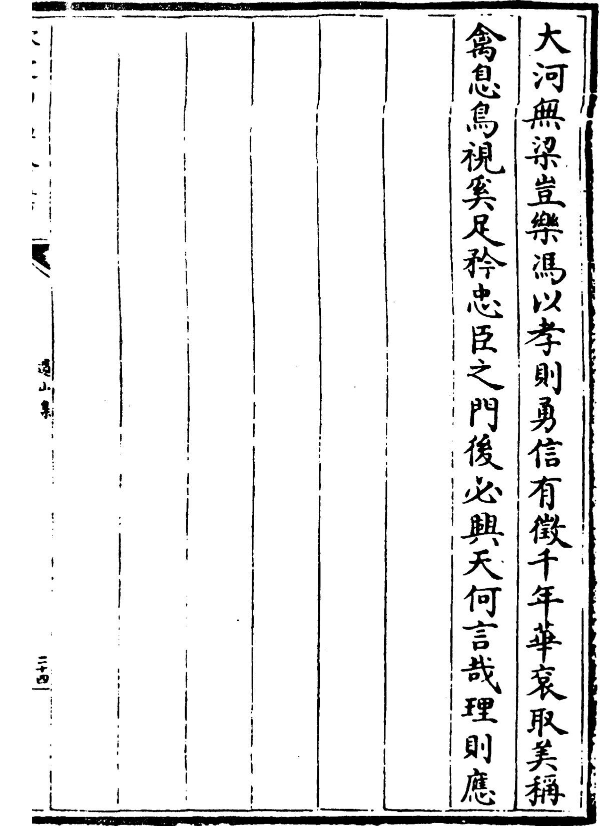
名受攻君方計餽饟而城已陷兵入脅君投降怒其慢罵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楹上致頭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兵退斂之府城北三里所先塋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滎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脩然之女孫封滎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

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醋監喜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千戶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尚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累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

歸之年以己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闊無
[illegible]君問遺殷重不以遠道為嫌二女及并州里
君[illegible]擇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賢
淑當饒貴官党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婿皆開國勳
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侯伯之右庇廕所及外
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亂南渡居數年始知
二姊所在嬴服褁糧千里就訪及兵破河南張侯委居
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梁者北歸令羣從安居雞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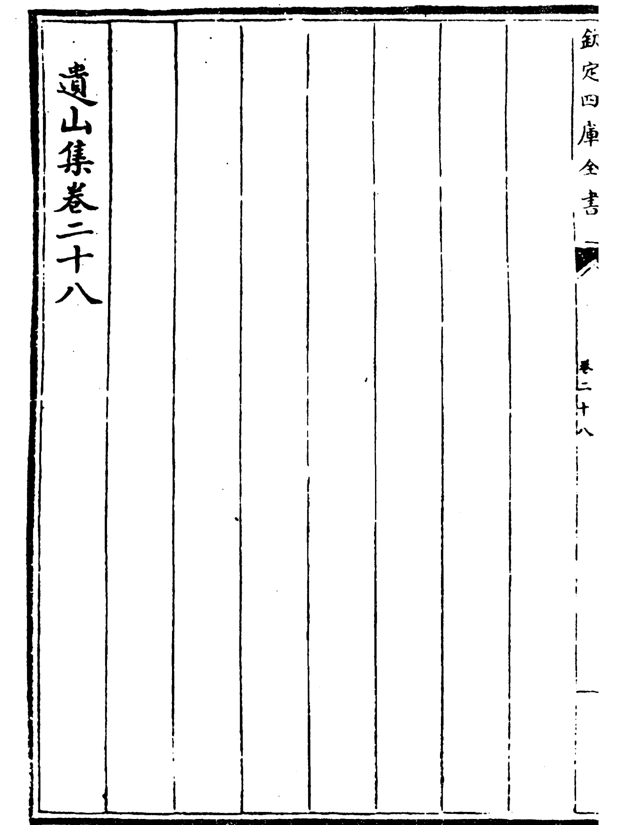
上歳時燕樂復見大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為多順天盛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之學君之世葢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洎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為請因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為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唯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髪膚敬所承一許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毅以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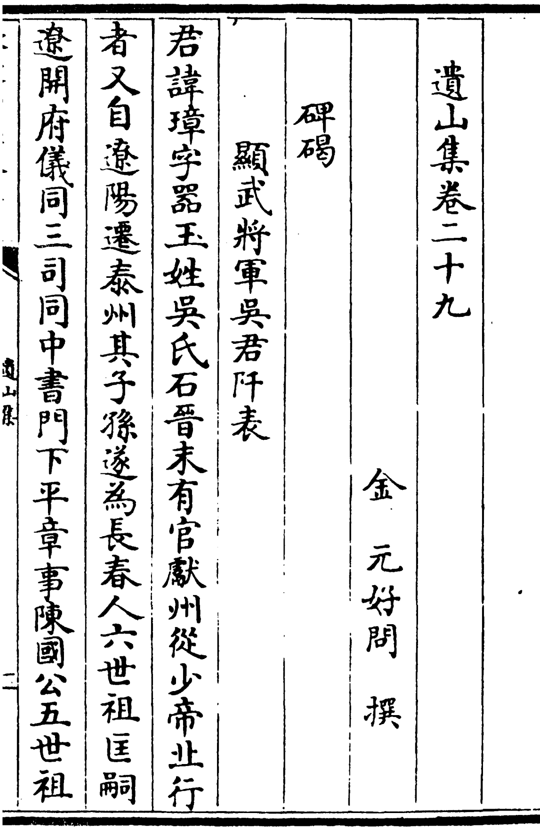


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衰取美稱

禽息烏視奚足矜忠臣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集卷二十八



遺山集卷二十九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

吳咸雍十年劉霄牓登科仕未達而歿四世祖敬良潜德不燿子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即君之曾祖也祖鐸閤門祗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崞縣烟火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即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即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廕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最遷濟南軍資

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録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
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即位
用大安霈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
户因為所親言吾猥以賞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
寧不自知徒以先君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强顔末秩耳
今品及列爵當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
欲何求耶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
曰選法廕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淹莬庫久能

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决耶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歿哀過所生識者以為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為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為之嗟惜名士赴吊者數十人其得人心

又如此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効封濮陽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佩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既冠而卒曰綽曰綰曰續曰級皆早卒繼僧未名仲傑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黄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為請仲傑學為通儒德為善人殆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為論次之并用予之所感為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器丞牛彼求柱車論族膏腴卒不能以自濡莞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敝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諉述為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

不敏辭乃為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為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為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瑴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為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别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作飛語構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為朋黨誑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為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微以廕補

官監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稟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為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為善人君子嘗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横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

庚寅收世科闕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家事不問惟
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
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
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
懷中纊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
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
三人長即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
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

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為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為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曽不若皇統之禍之憯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為病者葢心醜既喪猝為謾疾所乗嘗糞為甘嗅

耳為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護疾不已矯亢忌嫉合而為聖癲始於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為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仇與讐骨怨朋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為人所食者凡為讒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令至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莫之卹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

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有之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又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葢聖人之所惡又其所甚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姦人敗類交亂四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内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蔡吕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須温公黨為恥又欲以黨禍絶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

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爲善者善爲福元有子而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盡當以家爲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叅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爲予言往者過太原嘗以

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顔色時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益甫所譔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爲次論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爲隰州隰州之以貲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

第五子也齠齔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君未有所立殊以為憂及父没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為人謹厚舉動不碌碌喜賔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槙既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侍湯藥存䘏諸孤更為賙贍有附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況兄之子

乎貞祐之兵隰州破羣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迯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衆曰諾乃安集境内還倅於州羣黨破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為官長者君義而却之明年大飢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興定巳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絳陽遘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其之女閨門肅睦内助之力為多君

歿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紿兵士言我主婦螫財所在當盡指侶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寛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為計吾老矣終不能茍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禄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怒縛之夫人罵不絶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即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為真定叅謀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為綏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

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麐祗候承奉班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以已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夫人祔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為政之方施於閨門義存義亡凜凜皚皚崑玉秋霜墓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卜曹宗偕隰川其未央

千户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為農家
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稟沉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
射志膽堅決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
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夸示鄉閭者公慷慨奮發
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俠游燕趙間貞祐南渡河
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今萬户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
山之東流堝别自為一軍及張君副經畧苗公道潤承
制封拜公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居無幾何國兵

由紫荆而南張公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堝下諭公使降公盛為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為爪牙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為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將彭義斌既破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為勍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鋭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義斌慴焉武仙刼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為金張公會諸道兵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

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聞敵將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
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
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闘志吾邀擊之取獸於穴得
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所料時
别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諸叛者日繼
降附進逼真定仙懼南奔轉戰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
畧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
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闘衲軍敗走填壓山谷間無

慮數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獲軍資甚衆城中軍突出將為掎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幕府滿城公為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鎮遏西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峰山明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興軍北渡平章布色攻圍衛州公力戰郤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復攝府事從征淮右

歲甲午朝廷第功張公因陛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於是特恩以寶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户自是愈自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黄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畧授公使戰公亦稟而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嘆而就妥安出于翼賛者為多計公之功葢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侍湯藥士大夫

以為知禮壬寅秋丁內艱適在病中比襄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于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州録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為法子男五人長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曰琚順天路人匠總管雄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長適千户賈某早卒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聶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尚幼公美須髯舉止

詳雅有素宦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勝將佐共為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黄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鋭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黄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為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敎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母意所在以寛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問知為士人即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降虜者今真見之常

以時俗侈靡相尚中歲以來尤尚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必重為賙給負責則往往折券以貸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祥必當敦厖耇艾五福具備令禄不酧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量報施可易量耶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辱在葭莩之末以神道碑為請乃為件右之其銘曰

沈鷙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為資成周既東日薄崦嵫志横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釋嚴顏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臣桓桓爪牙方張而傅之羽翰蛇矛突前奮力如湍堅陳枯株名城彈丸有來創罷革膚靡完豺狼荆棘挐之妥安我思我威爾煦爾寒疾疢剛癉孰我敢干北方之強碣石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刋勒銘豐碑以永後觀重侯兮纍將戛戛乎厥初之難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掃地後生所習見唯馳逐射獵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恠惟侯在軍旅中日以文史自隨延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投壺雜詠揮麈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源

委益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為冠氏人
曾祖諱存金國初官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飢發
粟賑貧為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
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歿于王事
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即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為大
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
縣酒罷官歸遂為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
洺水洺州防禦使蘇政召幕下擬充冠氏令耕稼既廢

城邑無所恃乃挈縣人壁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于青崖固行臺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揺侯謂業已事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布埒　軍未幾破義斌于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故帥李泉為義斌所

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
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
椿輩納河南軍從宜鄭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為計侯
每戰每勝氣不少衰其月倜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
乘城力戰三晝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己丑
五月朝于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
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黄龍堌失利將佐千
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行

軍千户仍賜金符戍戌南征駐兵蘄黄間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于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貢亨柔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答里甲幼在室侯資重厚造次必以禮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沓一人誅殺不論也人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為賙卹之脱之于奴虜活之

于屠戮者前後不勝筭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爲意也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盜賊勸課耕嫁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旣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內獨爲樂土賔客至者燕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爲侯之材葢有大過人者矣大槩侯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薰習鷹揚虎視自當

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齎志以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嘆也孤子復亨等以某年十二月庚寅朔舉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予嘗得幸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為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于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別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别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

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為之碑而系之以
銘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迺進
登樹之旗旄冠汝懲大縣萬家既分崩疲癃之民侯
所矜摩拊不給刏纂陵逋亡日來月有增田野載闢
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纊繒賓禮師儒講顔曾奕邑子
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通薛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緊誰
弘之侯所弘仁心為質莫我能躬不受祉豈所應孰

為除之又孰乘我侯種德既有徵趙方亢宗理可憑

咨爾嗣人其敬承

故帥閻侯墓表

辛丑元日予方客東平載之盛為具召予及大興張聖予祁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大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於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謔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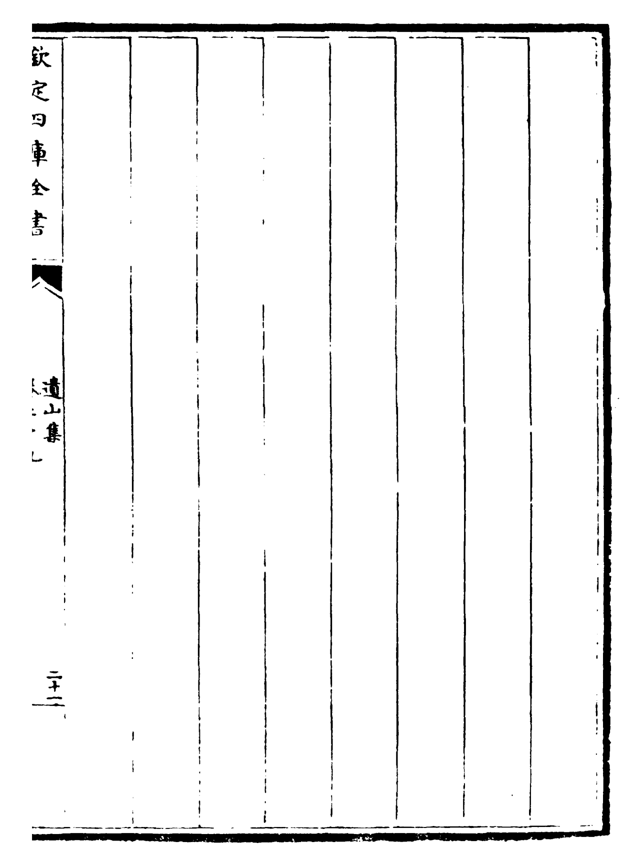
甚不自顧籍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懽心以故來哭者皆為之盡哀將葬孤子德榮請于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磨滅耶予即為叙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閻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頴悟知讀書及長仕州縣累至公府掾上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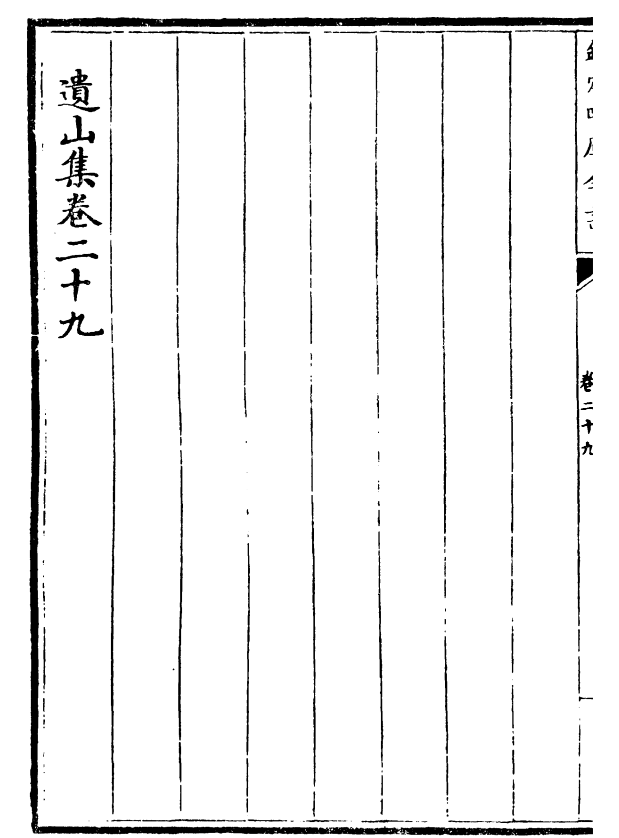
公開壁馬武砦遣别將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國兵畧地上黨公巽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遁載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尋有譜于行臺者以為載之多歛部民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直之加懐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

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
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萬選壯士數
千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
命遷州人真定散處滹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復謀南
歸乃刼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叅佐諸人又
為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歸行臺
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賔從處之凡燕
犒賞賜無不預浮沉酒間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

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即德崇次義崇女一人嫁為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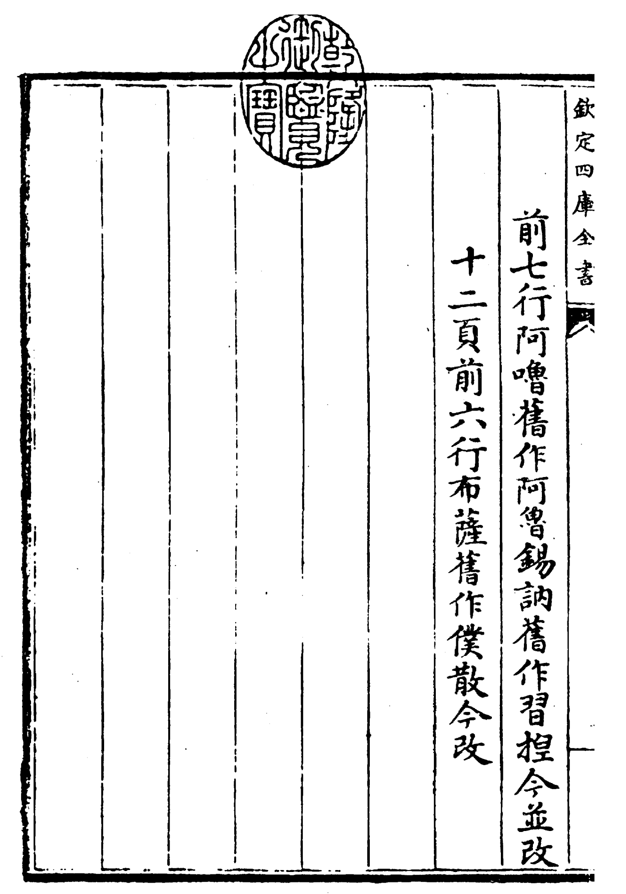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藪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為鴟夷日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濡虗舟悠然聽其所如六合蘧廬八荒庭除蝸左區區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有車而弗驅溘死中涂他人是娛顧雖不死殆暴齒露骼晁籍而強行者歟




遺山集卷二十九

謹案卷二十八一頁後八行額葉圖舊作訛夷朶哈濟舊作合只松丹舊作遜丹今並改　二頁前一行賽瑪爾堪舊作斜迷思干布哈爾舊作普花兒扎穆嚕舊作嗔木連今並改　七頁前一行衆僧努舊作衆僧奴今改後做此　九頁前四行赫舍哩阿古舊作赸石烈阿虎今改

十一頁前五行德遜舊作得孫今改　前六行克酬舊作劾徹希卜蘇舊作斜不出今並改



前七行阿嚕舊作阿魯錫訥舊作習捏今並改

十二頁前六行布薩舊作僕散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脩臣閔惇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謄錄監生臣李士勳